

刘克宽 著

新方法

新时期小说批评探险

百花文艺出版社

XIN-FANG
XINSHIQI

FA
XIAOSHUOP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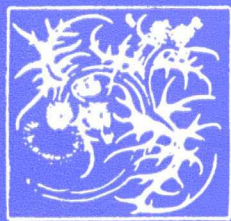
AN

刘克宽 著

新方法

新时期小说批评探险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新方法——新时期小说批评探险

刘克宽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山东农业大学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1875 插页 2 字数 190000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06-1928-4/I·1717 定价: 7.9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借鉴新的批评方法研究小说的专著。作者选取西方20世纪产生发展起来的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接受美学批评等五种影响较大的批评模式，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为主要参照系，从中发现和抽取能为我所用的理论观点、思维特征、审美视角及运作方式等，在方法和观点内在契合的欲求中确定批评客体，进而建立起自我的论述框架，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对创作思潮和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独到的评论分析，在多位思考的互补效应中深化新时期的小说批评。本书兼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长，将理论探求与批评实践紧密结合，不但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认识西方五种新方法的理论效应和操作特征，而且在拓展文学接受视域、通过多样化的读解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方面，显示出了多方位的开拓探索。

序

宋遂良

关心文学理论发展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被称为“方法年”的1985年。这一年我国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在引进和学习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方面同时掀起了一个高潮，思想空前地活跃。“红灯绿灯一齐亮”，“各领风骚三五天”——这就是当时人们对那种景象略带喜悦、兴奋和调侃的概括。这是在经济、政治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封闭了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力图摆脱狭仄、单一模式的一次大冲决，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次大接轨，尽管有点饥不择食，脚步匆忙，但那热烈，那阵势，却至今仍令人神往。

潮水已经消退，街市依旧太平。当年的弄潮儿和观潮者也大都偃旗息鼓，各奔西东。沙滩上留下贝壳海藻，破网浮萍……但有一些青年学人却仍在追踪这逐渐沉寂或改道的潮流，巡视当年的海滩，察看冲激的风口，清理留下的痕迹，研究它的走向和影响，刘克宽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新方法思潮兴盛时，他正在武汉读文学评论研究班，与当时的一批青年人一样，对文学批评方法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从他此后发表的

论文中即能明显地看出，可谓执著探索，矢志不移。数年后，他拿出的考察研究成果便是这本《新方法——新时期小说批评探险》

作者花了很多心血，在教学基础上写成的这部专著，是关于新批评方法的一本阐释和实证的书，一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书。我不敢说这本书的理论多么完满、正确（因为我在这方面也只是一个学生的水平），对其中的某些分析也心存疑义，但这本书对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思潮的梳理，对一些名家名作的分析、解剖、探索，对本文内涵的发掘，都是很有新意，很有启示的。作者把书名写作“探险”，也表达了他这种立志开拓、继续努力的意向。

介绍西方新批评方法的著作，这些年来已出版了不少，有翻译、有专著，大多述而不作，时有雷同，更有生搬硬套、六经注我者。有鉴于此，作者使用心在新方法理论的具体、实践和中国化方面作努力。不求理论体系方面的包罗宏大，只求在批评实践方面的有用可行。阐述某种方法时所举的例子，都是读者熟悉的新时期小说的名篇。因而对莫言、残雪、王蒙、张承志、韩少功、林斤澜、张贤亮、王安忆、刘心武、阿城、苏叔阳及一些“新写实”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就成为这本书很重要的内容。

新批评方法，不论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还是原型批评，很难避开的一个弱点就是就事论事，以文说文，忽视或轻视作品的时代、文化背景，使批评方法既简化为一种单纯的操作模式，又带有更多的主观随意性，缺少“方法以外”的意义。这本书的作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偏颇，他力求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所纠补，例如在论述“原型批评”时便从中国古代、近

代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中，列举很多名篇，从“古已有之”的历史文化渊源中说明这种方法的特点，便显得丰满而有新意。在对一部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时，总是把当时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不同观点介绍给读者，然后加以整合，因而使这本书又兼具某种“批评史”的意义。

建设中国的现代小说批评理论，研究新时期文学的发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人安静地坐下来长年累月地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现在似乎有一种不好的学风，只想求新求意，而不愿求深求实。今天一身牛仔，明天又穿起了皮货：文学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诱惑力太大了，所以更需要有象刘克宽这样的年轻学者，一边教书，一边担任行政领导，一边做学问。这样做是辛苦的，但是令人尊敬的。

愿克宽克服困难，越走越宽。

1995 年春节·济南

目 录

序	宋遂良 1
绪言	1
第一章 心理批评：创作主体和人物内心的精神探秘	9
第一节 一种先天偏激却又颇有深度的批评模式	9
第二节 莫言：斩不断的童年记忆	24
第三节 张贤亮：抹不去的“梦中洛神”	38
第二章 原型批评：对审美意象的民族文化的历史追寻 ...	55
第一节 缘之于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宏观文学批评	55
第二节 生命原型：二十世纪小说勃兴不衰的创作 母题	71
第三节 《棋王》：庄禅美学精神在新时期的原型 显现	86
第三章 形式主义批评：把作品视为独立的个体进行 精细分析	102

第一节	一种偏重于语言功能的微观批评模式	102
第二节	语言: 新时期小说艺术革新的基本标志 ...	118
第三节	林斤澜: 小说创作的超度语言行为	133
 第四章 结构主义批评: 致力于叙事作品结构方法的		
	解析	149
 第一节 一种以叙述学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美学批评		
		149
 第二节 对话方式: 新时期小说叙事形态的重要		
	参照(一)	164
 第三节 对话方式: 新时期小说叙事形态的重要		
	参照(二)	183
 第四节 《温柔之乡》: 当代农村历史的别一种叙		
	述方式	196
 第五章 接受美学批评: 在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		
	研究文学	210
 第一节 一种强调读者主体能动地位和作用的批		
	评模式	210
 第二节 召唤结构: 新时期小说文体建构的审美		
	特征	226
 第三节 《夜的眼》: 全力调动读者的感知系统		
		241
 后 记		
		253

绪 言

我国新时期文学，诞生于一个思想开放的艺术探索时代，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几乎把西方一百多年的历史匆匆走了一遍。特别是作为时代艺术成就代表的小说，从新观念到“新写法”，流派思潮竞相涌现，内容形式不断创新。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小说创作进入了文学本体价值意义上的自觉追求，多元状态中的文本建构更为批评家提供了单一的社会批评方法难以把握的审美客体。中西文化的全面交流，带来了作家固有理性规范的裂解，小说创作摆脱了对外在社会价值的依附，而真正进入主体自由的状态。无论是体式、结构、表现角度，还是手法、语言、美学风范，都在实质上打破了过去那种单一审美理性的控制局面，进而形成一种从理智到情感、从生理到心理的全方位的审美效应。一次次的文学造山运动，使新时期的小说形成了突起多变而奇景频连的自然景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们再想象过去那样从某个固定的视点上来把握概括创作现象已不可能。特别是那些被人们视为先锋艺术的实验性文本，曾经使单纯操守着社会学批评理论的批评家显得空前尴尬。面对复杂的批评对象，人们只有从内到外、从远到近、从宏观到微观地作全方位的观照考察，才能真正接近小说创作的本来面目。所以，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学批评界所兴起的方法论热，仅从小说这一艺术门类的发展来看，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同恩格斯曾经指出过的：方法是

研究对象的“类似物”，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也应有所变换。面对小说创作显示出的深邃的主体心理、空前的灵感机制、全新的叙述语言以及陌生的结构形态等等，批评家在传统方法的视角上已无法再作切实合理的审美把握。因此，探索新的批评途径便成为小说批评的当务之急。

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除研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和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之外，在批评方法的更新方面，人们对借鉴西方20世纪新的批评方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在实质上反映了文学发展创新的必然趋向。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就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对象本身的性质会对探讨产生影响。“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该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①革命导师很明显地指出了在真理探讨过程中所用手段、方式及采取途径的重要性，而这一切又都直接牵涉到探讨的对象客体。很显然，所谓文学的批评方法，也应该随着批评对象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变化，它绝不是主体自身能够完备掌握而无须变更的律条。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讲，正确的方法乃是首先取决于被研究对象而又与主体的认识观念达到内在契合的产物。它在运用过程中自然渗透着人的主观意识，但具体的选择又不能任批评家随心所欲，其决定性因素应该是文学客体的现实性质。具体到新时期小说的艺术变革来说，从创作受制于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环境的传统理论意义上讲，显然与西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8—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方文化的冲击有直接的关系。也即是说，作家们是在吸取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以及文学理论的过程中改变了自身的创作审美定势。那么我们要想真正认识这种状态下的小说创作现象，借鉴西方现代的批评模式便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因为尽管20世纪的西方批评突现出不依附于创作实际的科学化特性，实际上它却仍然不可能脱离对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分析。只不过随着对文学内涵认识的扩展，即作品不单是作家的创造，它还是社会背景与读者参与的结果。批评也逐渐从作者、社会、读者以及作品本身等不同的视角建立了自己的观照点，从而使批评由单一性走向了多元化。当然，作为研究客观对象的具体途径的批评模式，它们“在试图以考虑一部分的问题来解决全部问题”^①的操作方式上，无疑都带着先天的片面性。特别是很多方法都是从具体科学中发现、总结、提取出来的认识方式和把握手段，进而延展到文学批评领域。那产生于具体科学中的特殊印记也会造成先天的局限，从而使模式本身带有潜在的偏激情绪。不过，这种因独创性所带来的片面或偏激，往往又是同对批评对象认识的深刻性联系在一起的。从其普遍性的科学意义上说，它们确实能带来过去单从社会学角度难以提供的批评视点和分析途径，能为文学批评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从我国新时期介绍引进的多种批评方法来看，正是在实质上应和了文学创作的新的艺术发展趋向。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对新方法表现出积极选择的热情，并不仅仅出于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而是希图从新的理论观点上寻求文学批评的新途径，以实现批评对象得出深切而又符合实际的结论和判

^① 艾尔德·奥尔生语，参见《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

断。当然，在具体的借鉴过程中，还存在着分析批判、“披沙拣金”、甚至“在错误体系中发现合理内核”^①的复杂工作。不过说到底，一种新的方法只能为批评提供一个角度，不可能完成对事物的最终解释。如果因为某种方法的不成熟或片面性而采取回避或排斥态度，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进入新时期小说的艺术“腹地”。阿纳托尔·法郎士曾经把批评视为“灵魂在杰作中冒险”。他在其《生活文学》第一卷的序言中写到：“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杰出作品中的探险活动，加以叙述。”^②对于新时期小说的批评来说，“探险”二字真正体现出了时代的特征。面对新时期小说所创造的“峰峦叠障”的艺术境地，我们停留在泛哲学泛社会泛文化的批评层次上已经于事无补，按照用惯了的文词分析法有时又会出现文不对题的错位现象。为冲出困境，不少人采取了从西方多元化的批评模式中选择新的观照点，通过多方位的探险式考察来寻求接近真理的途径，以图在多个片面的互补中达到对小说创作现象的全面认识。从外来的方法模式中批判地汲取、获得启迪，在实质上不断开拓着小说批评的新领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外来的批评模式越是和我们既有的思维模式大相径庭，其中所蕴含的启示性可能就越大。在实践性的观念上说，任何一种方法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依据，不论它在理论表象上如何荒唐，只要善于发现在其方法上的长处，认真研究它产生、发展和不断丰富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某种科学真理的内核，了解它把握和认识事物的潜在规律性，就能大大拓展我们的思维空

① 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4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26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

间，促进对批评对象的认识的深入。从这一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新方法热潮，其浮泛之处并不在于被有些人斥之的新名词新术语的泛滥，因为这在借鉴之初是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它的不能尽如人意半途而废的原因，恰恰是缺乏实践过程中的探险精神，赶浪头所带来的浮躁的心态使新方法在文学创作的实绩面前流于浅尝辄止的泛泛而论却无法深入下去。很多人唯恐被别人超越了自己，难以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和实践某一种批评方法，使新的批评往往停留在视角和观照方式的浅层意识上泛泛而谈，真正潜下身子作“探险活动”的人十分罕见。因为与赶浪头恰恰相反，探险需要时间和毅力，必须耐得住寂寞。所以，当追波逐浪中的有关介绍性、描述性的书籍和文章发表过后，待要真正面对小说创作的现实作艰苦的探险性努力时，投身其中者便所剩无几。这造成了新方法的浪潮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转眼间波平浪息，以致造成在批评实绩上成效了了。有人把此归罪于新方法本身的错误，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由于职业特点和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局限，我在当代文学批评上是赶不了浪头的。有时想跟随创作思潮紧一些，也往往只能抓取“弄潮儿”溅起的些许浪花，用以浸润思考的种子。大多时候，是瞅准洪流中泛起的漩涡，待急流过后，在留下的泥沙涡痕中选择自己的批评课题，扬长避短，按住一点向深处掘进，力求发现点新的东西。而要想在别人留下话语操作的课题上求点新意，就必须在观照角度和探求角度上作大胆地开拓，故而批评方法上的更新就显得更为重要。我对新方法的兴趣从实质上说即是这种现实需要引发的。就自己多年的体会而言，我觉得新方法与赶时髦完全是两个不同批评范畴中的操作，不

赶浪头的人更需要研究方法论，因为操守着俗常的方法模式很难有什么创见，只有取得了方法上的突破，才能在先锋批评留下的话题中超越别人。由此，结合教学和文学批评实践，我在近年特别注意了对前些年介绍引进的西方现代派批评方法的研究和应用。特别对侧重于作者、本文、读者等不同角度关系上建立起的批评模式，象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接受美学批评等等，都认真研究掌握其理论特点，从中发现适合自我批评实践的思维线索，尝试着运用于批评实践过程中。结果证明，它们确实开拓了自己的批评思维空间，往往能使滞后的批评话题生发出某种新意，从而进一步加深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现象的认识。从总体上说，我是静下心来把新方法的批评实践当作学问来作的。特别是在近年的教学中，曾就此为学生开设了专题课。虽然批评界关于新方法的热情已随着时光而流逝殆尽，但当我运用这些外来的批评模式所提供的视角向学生讲述自己的思考时，我的学生们却表现出了绝大的兴趣。他们惊奇而又惊喜的告诉我，以前只是在有些文章中见到某些名词术语，却不知道它们运用于小说批评还能为人们开拓出这么一片令人神往的天地。它改变了原来单一的阅读思维模式，使学生认识到小说原来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去分析。为了与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形成交流，进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辨识新方法的高下优劣，以避免盲目的推崇或拒斥，我决定把自己近年来的思考整理成书。作为一本借鉴新方法对小说现象进行批评的专著，尽管里面凝结了潜心研究的心血，但从科学的文学批评意义上说，它毕竟只能算是探索性文字。在许多问题上，并未达到观点和方法的内在契合，更多的意义表现为尝试的过程。故而名之为“探险”，如有走错了

途径或失脚绊倒的地方，不但暗含着请求别人谅解的潜在语义，而且自己先行原谅了自己。

为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对每一种批评模式有个大概的了解，每章的第一节，围绕着该方法的形成过程、理论基础作了简单的介绍，并且对其在新时期的批评实践状况作了概括性描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下面的批评实践在叙述过程中带来更多的方便，也是为读者的阅读创造一个有利的语境。作为一种“为我所用”的引述，它带有为后边的内容服务的功利目的，与全面介绍新方法某种模式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很重要的一点是介绍中含蕴了主体自我的取舍，因为我走的不是那种严格遵循西方模式的印证式批评道路，这种批评操作在新时期屡见不鲜，它把批评的对象当成注释西方现代批评方法模式的材料，想方设法地把民族文化环境中生产出来的东西填充到西方的名词术语所构架的空间之中，难以避免的生拉硬扯现象，使批评变得离科学越来越远，在社会功能上说，更无助于我们自己小说批评理论的发展。在对新方法的借鉴中，我采取的是“六经注我”的方式。即依据某种新方法的视角特点和理论特点来选取合适的批评客体，在实质上始终保持着批评主体的自由：在方法和观点的内在契合的前提下，建立一种自我的逻辑论证框架。具体到对新方法的借鉴运用，有时可能参考它的某个审美视角，有时是某个理论基点，有时是某种思维模式。抓住能为我所用的某一点加以改造深化，自我发挥，以通过多方位思考的互补效应，提高小说批评在单一的社会历史观点中难以达到的水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并未忘记整体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紧紧把握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力图将哲学方法的指导和具

体批评模式的运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紧密联系创作思潮和作家作品的实际，追求一种宏观视野和具体切实论证的统一。话又说回来，这仅是一种自我要求，落实到写作的实践中，因多方面的限制，我不敢说自己的意图究竟能实现多少。只能说：如果论述过程能为读者带来某些启发，或在某些方面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算达到了本书的写作目的。